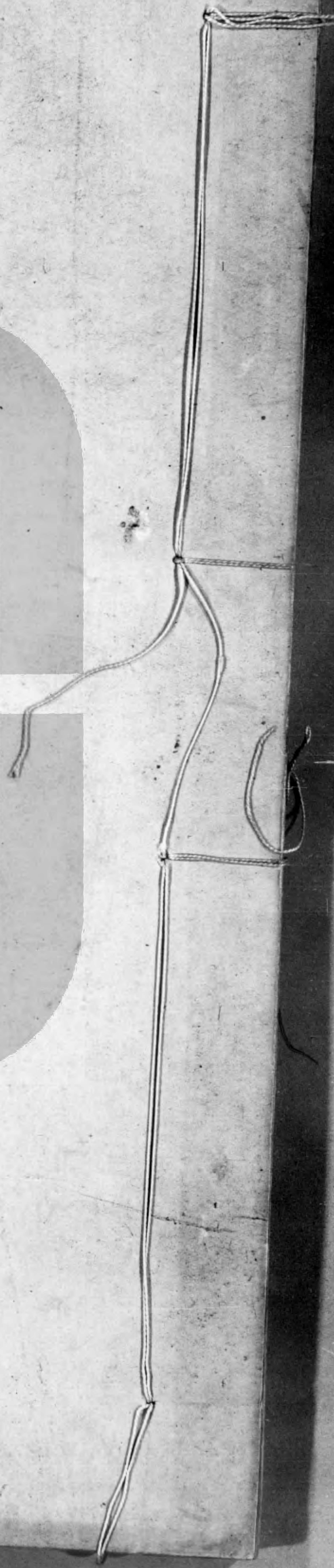


書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晷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

言列卷三
一
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惴惴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

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

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

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

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
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
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
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

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
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
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
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
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
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
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
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
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
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
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
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

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
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
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
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
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

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背。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勸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

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

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

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

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

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

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

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

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

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

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

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

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盃。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

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

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螿。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螿。螿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螿。螿非性之愛螿，螿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螿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也。夫禍亂之源，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

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

而皆後之。臣聞國君殺士。無所取。忠臣大夫殺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

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

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

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

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綺縠。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

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此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

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

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權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餐。自含而舖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飢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餐。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

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

私通。盜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

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
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
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
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
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
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孟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
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

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
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
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
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

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
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
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
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
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
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
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

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
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
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
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
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
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

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之，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

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

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
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
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
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
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
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
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
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
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
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
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
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

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

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
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
是以後。兵革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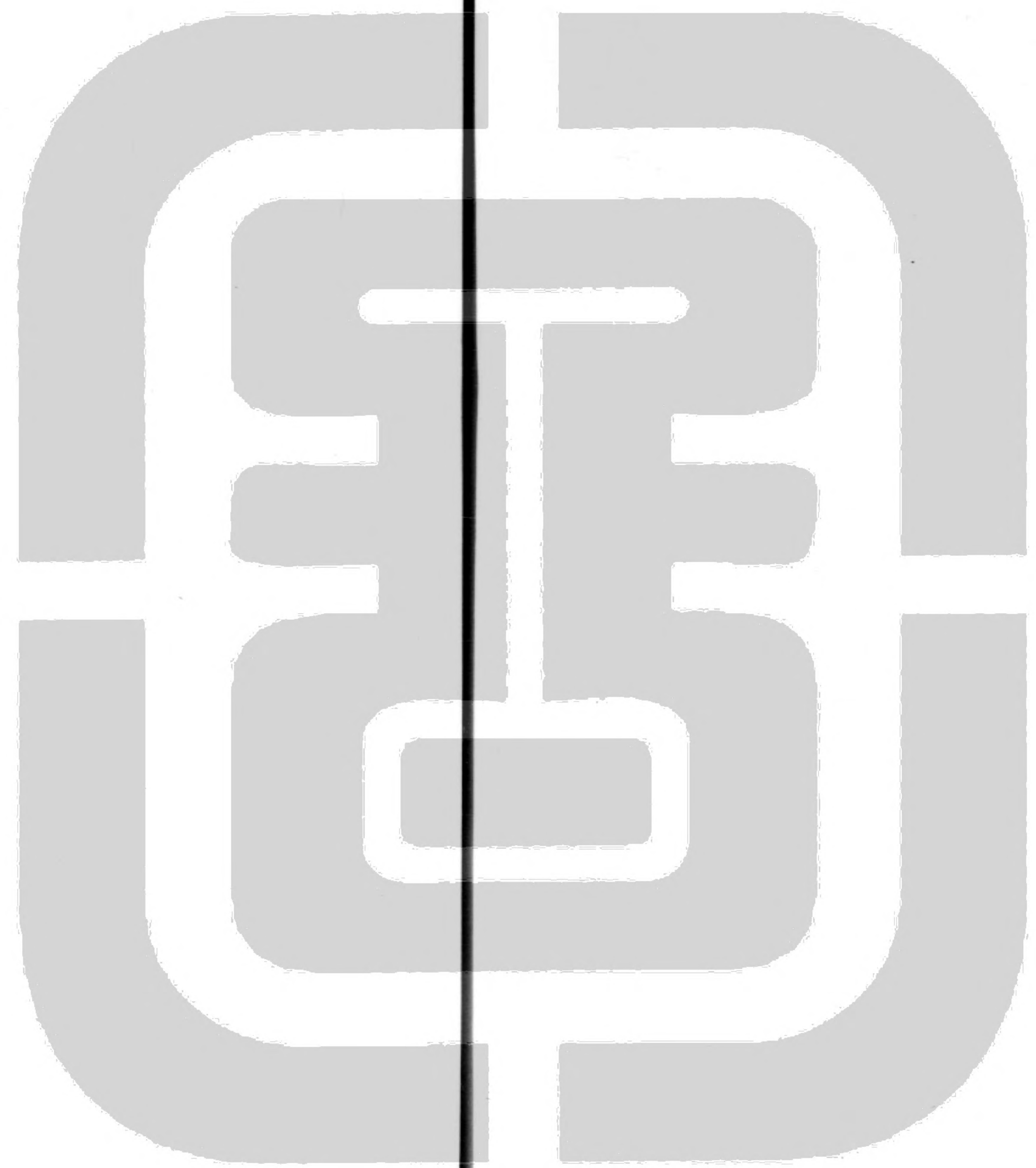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
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
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
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
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
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為僕。
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
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
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
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
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

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書